

秋

收



中国共产党早期三大武装起义纪实丛书

风暴

秋收起义纪实

● 张 可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记

义

22.2772

ZK

● 中国共产党三天武装起义丛书

风暴●秋收起义纪实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责任编辑：朱永红
李雄伟
装帧设计：陈 新
封面题字：张辛汉

风 暴
——秋收起义纪实
张 可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 78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75 插页：1
字数：397000 印数：1—3000

ISBN 7—5438—1623—7
K·304 定价：26.50 元

如书中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毛泽东同志在 1927 年的照片



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总指挥的卢德铭。



湖南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毛泽东曾在这里向起义暴动队伍讲话。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于1937年在延安合影。前排左起：赖传珠、张宗逊、孙开楚、赖毅、谭冠三；后排左起：杨立三、陈伯钧、毛泽东、龙开富、周昆、谭希林、罗荣桓、谭政、刘型、杨梅生、胡友才。（半露身子者为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贺子珍）

秋收起义口号宣言

暴動打倒唐生智 汪精衛

二暴動打倒省政府

三暴動打倒國民政府

四暴動救土豪劣紳

五暴動農民奪取政權

六暴動沒收土豪劣紳的財產

七暴動實行農民協會專政

八暴動組織革命委員會

九農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暴動勝利萬歲

秋收起义时的标语

暴動勝利萬歲

萬

秋收起义时的标语

总序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党组织武装暴动和独立创建军队，到今年已经有 70 年了！为了纪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70 周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要出版一套纪念丛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回顾当年的历史，我想了很多，有时晚上也睡不着。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形势下，我们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其实当时都称为暴动），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按照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办法，事事向国民党妥协，中国革命就会被彻底葬送。那一年春天和夏天我正好在武汉，到处传来国民党新军阀镇压工农运动和屠杀共产党人的消息，眼看着武汉政府要同我们翻脸，同志们都很着急。后来党中央决定武装暴动的方针，周恩来等同志到南昌组织暴动，并开展土地革命，才看到了希望。

领导和参加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的同志们是很英勇的，牺牲了不少人。

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如何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大家还都在摸索。例如南昌暴动后是想到广东去占一个海口，接受苏联的武器援助，没有深入农村去独立自主地建设根据地，结果在潮汕地区被国民党军队打败。广州暴动也是想要占领大城市，这在那时敌我力量相差极大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无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广州暴动失败的消息传来时，我已到了莫斯科，还看到了一些牺牲了的女同志的照片。当然，广州暴动中也撤出了一些队伍走到了农村。相比之下，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秋收暴动后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才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后来，朱老总和陈毅同志也把南昌暴动剩下的队伍拉到那里去，井冈山成为代表武装斗争正确方向的一面旗帜。

在大革命失败和发动三大暴动的时候，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领导人都看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可是对于在中国如何搞武装斗争，怎么建设军队，还没有得出很正确的认识。当时我从国内到苏联红军学校去学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教给我们的还基本上是苏联那套正规战的战术。其实，当时如果请一些苏俄内战时的老游击队员来讲课，对我们的帮助会更大。1930年我回国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同志问我，回去能不能指挥一个团。我说自己是当教员出身，指挥一个团可能有困难。瞿秋白同志说，有人领导嘛，并说回去要搞一块根据地。可见，经过斗争的实践，那时都认识到要搞根据地的重要性。

不久我到了江苏南通搞武装起义，后来又转到中央苏区，担任红十四军政委、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政委和红九军团

政治部主任，通过实际斗争深深感受到，学习外国的军事技术是必要的，但是中国革命战争怎么个打法，要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教条地照搬苏联那套办法是要吃败仗的。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有伟大的创造，特别是在农村发动群众，建设军队，依靠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这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的创造。有了这些创造，军队以后才能发展壮大，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70年过去，我现在也已经90多岁。回顾当年的革命斗争，我深深感到，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要结合斗争实际加以应用。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如今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搞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应吸取当年的历史经验，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进行开拓，才能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黄火青

1997年8月1日

从垂暮的毛泽东那里才能听到的故事

——写在前面的话

1975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度过的第10个国庆节。这一天，北京城内张灯结彩，举行了盛大的游园活动，到处张贴的标语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此刻，在中南海“游泳池”住所的毛泽东，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却远不是像外面崇拜他的大众所想象的那样。政治上的不如意和无法医治的疾病折磨，使他在床榻上已经无法起身。在这个国庆26周年之日，一大早毛泽东就当着照顾他的小护士的面，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可能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

这个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很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并不畏惧死亡，曾讲过：

“生老病死，自然规律，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在他的许多讲

话中，都认为人死了应该开庆祝会，庆祝新陈代谢的辩证法的胜利。

不过在这个国庆节，毛泽东的心情明显是凄楚的，因为他已无力再上天安门城楼了。在这一天，毛泽东对身边唯一陪伴着他的小护士，追念起建立新中国所经历的艰难斗争。人到暮年都愿意怀旧，何况那夺取政权的战斗又是他一生中最动人、最光辉的篇章。

毛泽东在度过这最后一个国庆节时，艰难地支撑着他那垂暮的躯体，对小护士说要“讲故事”，首先讲到的就是1927年的秋收起义。

对于毛泽东周围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过去也经常听到秋收起义的宣传，可知道的都是毛泽东领导起义时如何处处英明正确，暴动后的战斗如何胜利辉煌，结局又是率众满怀豪情地奔上井冈山……总之，这段历史已经被套上了一层人造的光环。然而这天从毛泽东本人口中讲出的秋收起义及随后的过程，却与当时宣传材料上的讲法大不相同。毛泽东当天是这样讲的：

“这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即还是上井冈山前，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当时，就有人说，‘还是散了吧，就这么几个人，能顶什么用？’有一天，队伍来到一个镇子上，大伙休息的时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议论散伙的事。当时，就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庆祝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

不光。’1949年开国大典后，我见了几个当时听过我讲话的人，没想到，他们还都记得那些话。现在，井冈山的老人不多了。”

确如毛泽东所说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真是“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的故事。故事中没有后人用艺术形式渲染夸张的场面，而是说“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在通往井冈山的路上以“师长”为首的大多数人开小差，大家议论“散伙”……虽然这会使那些只受过“正面教育”的幼稚的年轻人听了感到惊讶，然而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有的人称，毛泽东的一生与“九九”这个数有缘。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正式领导武装斗争；1976年9月9日又是毛泽东的逝世日。当然，作为唯物主义者不应该相信什么天数，这不过是个巧合。不过，与毛泽东结束生命的9月9日这一天相对应，49年前的9月9日确实是他一生中又一个伟大的开端，即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文人学士转到军事统帅。同时，这一天又是他死里逃生的一天，当日毛泽东在前往指挥起义的途中，在毕生中唯一一次被逮捕，幸亏靠贿赂押送的民团团丁和自己临机果断，才避免了被就地枪决的可怕结局。

中国革命胜利后，好像没有找到材料说明毛泽东再提到过那个9月9日。不过在“文化大革命”兴起不久的1967年，一些造反派扬言要“砸烂八一”，并历数南昌起义开始时的种种缺点，认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才是尽善尽美，所以应该以“九九”即秋收起义的爆发日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在那种周恩来处境艰难、朱德等老师受冲击的

情况下，这一重大问题只有报毛泽东决定。当时听到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汇报，毛泽东断然否定了以9月9日为建军节的提议，还是坚持8月1日为建军节。

“八一”起义固然存在一些缺点，例如还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然而其大方向和伟大的开端作用还是不可否认的。同样，秋收起义虽然首先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镰刀斧头红旗，然而这场暴动也并不是没有缺点。

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县的那个土窑洞里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曾回顾秋收起义的情形说：

“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不得不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遭受很多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

在秋收起义受挫后向井冈山的转移中，毛泽东所率的部队中不仅普通的战士和下级干部大批逃跑开小差，留下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师长余洒度也悲观离队，以后又投靠了国民党。到达井冈山下，全团部队所余不到先前的二分之一。刚刚上山不久，新任的团长陈皓、副团长徐庶和参谋长韩昌剑这三名主要团领导又企图率队投奔军阀部队。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紧急关头追回部队，并处决了这三个叛徒，剩下的这点军队也要断送掉。

懂得军队的重要性不易，建设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更是难而又难。初上井冈山时的毛泽东，是以孤独的心情进入湘赣边界的偏僻山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成员中，候补委员毛泽东在当时是唯一亲身在农村根据地从事军队建设工作的人。隐蔽在上海租界洋房内的中共中央开始不仅未支持

毛泽东的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反而因秋收起义的失败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这一处分传达到井冈山时，一度误为“开除党籍”，毛泽东一时成为“党外人士”。此刻身边只有不足千人的部队，而且这支部队内部的叛变和逃跑的阴谋仍不断发生，刚刚表示归顺的“山大王”的武装也未进行改造，四周又是强敌环绕和一片白色恐怖。此时毛泽东所处的境况之恶劣，真是可想而知。

如此艰难的环境，在毛泽东身上打下了毕生的烙印。熟悉毛泽东生活起居的人都知道，中晚年的毛泽东有两难，即睡觉难和大便难。其入睡之难，造成脑子长期紧张过度，对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也不无影响。而造成这种入睡难，恰始自大革命失败、秋收暴动和上井冈山。黄克诚在1980年那篇重要讲话中回顾毛泽东脑子紧张过度的原因时，曾说过：

“从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苦心焦虑，经常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58年我同他接触时就感到他虽然只有六十多岁，但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

当时毛泽东日夜苦心焦虑，所思考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在旧式雇佣军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新型人民军队。而上井冈山前后部队受到的挫折和表现出的种种问题，恰恰为寻找正确的建军道路提供了最有益的借鉴。

的确，如同毛泽东中年时期与美国记者斯诺、在暮年时期与身边的陪同人员这类个别谈话中所说的，秋收起义实际上是打了败仗。然而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不仅对一般人是如此，对历史伟人也同样。在那“红旗卷起农奴戟”的起步之时，靠那几千名装备简陋、除一个团的正规军外还几乎是原始兵器武装起来的暴动队伍想夺取长沙，再夺取整个湖南，

后人看来实在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的伟大之所在，恰恰在于他于起义受挫后马上承认和尊重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马上将部队转向农村，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继彭湃之后又创建了一块农村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而且在海陆丰根据地失败后，井冈山就成为中国革命唯一的农村武装割据的旗帜，代表了夺取政权的正确方向。从这里可以看出，秋收起义尽管本身受到挫折，却为后来取得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光辉胜利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

同样，只有明白了秋收起义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起步时是多么艰难，也才能明白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赢得胜利是何等的不易！也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在人民军队中创造的业绩是何等的伟大辉煌！

回顾秋收起义的艰难斗争，需要从当时全国的整个政治大气候来观察。那时，大革命刚刚受挫，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的统治如日中天，气焰正盛。值此关头，共产党人在湖南东部的乡村能一呼蹶起，在几县范围内掀起暴动，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任何伟大的人物，也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秋收暴动能够发起，恰恰源于中国社会特别是湖南农村的基本矛盾。正因为广大农民长期被地主欺压，共产党人一旦点燃了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在农民协会的犁头大旗下，过去长期受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后一条是对妇女而言）欺压、愚弄、麻醉的千百万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夫，就明白了他们应该享有人的尊严、地位和民主权力（这应该说是地地道道的“人权”），他们耕种而地主享受成果的田地应归自己所有。于是，在农民运动兴起后，他们又用粗黑的

手，把象征侮辱的高帽子加在过去侮辱他们的土豪劣绅头上，将其游街、到豪绅家小姐、少奶奶床上打滚。过去停滞、蒙昧、好似铁板一块僵死的农村，由共产党启发农民觉悟，发展到农民和地主公开形成阶级对立，又迅速进入到对土地、政治权力提出要求的社会革命，而且其势如疾风暴雨。正像西方人所说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一旦偷尝了禁果，就再也不可自抑人的本性一样。这时代表着一个苦难阶级的千百万人突然猛醒，朝着解放的道路奔跑，确实什么力量都不可阻挡。

农民运动所带来的复仇和重新分配财产、土地的要求，使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湖广大农村很快出现了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那些被戴了高帽子游街，被抄家或“杀猪出谷”的老太爷们，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组织其掌握的地方武装挨户团，动员了其正在北伐军中当军官的儿子们，在国民党“分共清党”的旗帜下向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扑过来，一时无数农运积极分子及其家属被杀，多数农民刚刚获得的一点权益也全被夺回。那些尚存的农民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们，此时到了非鱼死即网破，不进行武装反抗就无法生存的地步，即如同毛泽东后来一度最欣赏的平剧《逼上梁山》的情景一样。从哲学上讲，这是以激化矛盾来彻底解决矛盾，首先破坏原有矛盾存在的基础，迫使矛盾激烈冲突以达到新的组合，从而实现社会变革。这种动员群众、激化矛盾并引导其走上变革之路，即是革命家的作用所在。毛泽东等人所发动领导的农民运动，又成为中国大地上促成这种社会变革的最为有力的杠杆。

在农村矛盾激化到白热点，遍地是土豪劣绅反扑的血雨